景德傳燈錄

日

日之函入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宋沙門道原纂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法嗣四十三人

一十九人見錄

一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西印度堀多三藏

韶州法海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

匾擔山曉了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　吉州青原山行思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
司空山本淨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曹谿令韜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禪師
西京荷澤寺神會禪師

韶州祇陀禪師　撫州淨安禪師
嵩山尋禪師　羅浮山定眞禪師
南嶽堅固禪師　制空山道進禪師
善快禪師　韶山緣素禪師
宗一禪師
會稽秦望山善現禪師　南嶽梵行禪師
并州自在禪師　西京咸空禪師
峽山泰祥禪師　光州法淨禪師
清涼山辯才禪師　廣州吳頭陀
道英禪師　智本禪師
廣州清苑法眞禪師　玄楷禪師
曇璀禪師　韶州刺史韋據
義興孫菩薩
已上二十四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三十三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采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悚然問其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師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師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云能是

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師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師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昌樂縣西山石室間遇智遠禪師師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于黃梅汝當往彼參決師辭去直造黃梅之東禪即唐咸亨二年也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師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旛聞二僧對論一云旛動一云

風動往復酬答未曾契理師曰可容俗流輙預高論
否直以風旛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
之翌日邀師入室徵風旛之義師具以理告印宗不
覺起立云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師更無所隱直
敘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受禪要乃告
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即指座下盧
居士云即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
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
智光律師受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朝求那跋陀三藏
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

又梁末眞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
卻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
無量衆師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
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要歸舊隱時
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師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
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幷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
目爲壇經盛行於世然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不下
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
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竝推讓云南方有能禪
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

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師上表辭疾願終林麓薛
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
因禪定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
師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臥
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
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
坐耶簡曰弟子之迴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
要師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
有盡簡曰明喩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
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師曰若以智慧照

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
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師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
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
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
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
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師
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
不滅生說無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
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
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

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師。并賜摩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為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勅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為法泉寺。師新州舊居為國恩寺。一日師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說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得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徒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　菩提果自成

師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愼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師說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師云善捏塑師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師眞可高七寸曲盡其妙師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僧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檝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師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

此去早晚卻迴師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師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餐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云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在家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訖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即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云香煙引處即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谿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

十六前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眴布也緝木綿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爲裏）中宗賜摩衲寶鉢方辯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日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即加刑乃躬至曹谿問師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求欲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甚有名賢讚述及檀施珍異文繁不錄）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敕刺史楊瑊云朕夢感能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諡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宋

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兵作梗師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眞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即位留心禪門頗增壯麗焉大師自唐先天二年癸丑入滅至今景德元年甲辰歲凡二百九十二年矣得法者除印宗等三十三人各化一方標爲正嗣其外藏名匿迹者不可勝紀今於諸家傳記中略錄十人謂之旁出

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東遊韶陽見六祖於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至定襄縣歷村見一僧結菴而坐三藏問曰汝孤坐奚爲曰觀靜三藏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莫知其對三藏曰汝出誰門耶曰神秀大師三藏曰我西域異道最下根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卻問三藏所師何人三藏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谿決其眞要其僧即捨菴往參六祖具陳前事六祖垂誨與三藏符合其僧信入三藏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

吾偈曰

即心名慧　即佛乃定　定慧等持
意中清淨　悟此法門　由汝習性
用本無生　雙修是正

法海信受以偈贊曰

即心元是佛　不悟而自屈　我知定慧因
雙修離諸物（壇經云門人法海者即禪師是也）

吉州志誠禪師者吉州太和人也少於荆南當陽山玉泉寺奉事神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虚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迴還爲吾説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盗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對曰常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臥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

生來坐不臥　死去臥不坐　元是臭骨頭
何爲立功過

師曰未審大師以何法誨人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
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
一切無心自性戒　一切無礙自性慧
不增不退自金剛　身去身來本三昧
師聞偈悔謝卽誓依歸乃呈一偈曰
五蘊幻身　幻何究竟　迴趣眞如
法還不淨
祖然之尋迴玉泉
匾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
撰塔碑盛行于世略曰師住匾擔山法號曉了六祖
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
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
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自得無無之無不無於
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
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減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
寂滅兮法舟傾師譚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
義乘匾擔山色垂玆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法席雖嘗咨決而循乎
漸行後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及
遇六祖門人策禪師遊歷于彼激以勤求法要師遂

捨菴往參六祖祖慰其遠來便垂開抉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迴河北開化四衆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來禮祖師頭不至地祖呵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耶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

禮本折慢幢　頭奚不至地　有我罪卽生
亡功福無比

祖又曰汝名什麽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

汝今名法達　勤誦未休歇　空誦但循聲
明心號菩薩　汝今有緣故　吾今爲汝說
但信佛無言　蓮華從口發

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

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卽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喩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見也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既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耶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

心迷法華轉　心悟轉法華　誦久不明已
與義作讎家　無念念卽正　有念念成邪
有無倶不計　長御白牛車

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

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卻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爲昔時故一乘是實爲今時故只教汝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

經誦三千部　曹谿一句亡　未明出世旨
寧歇累生狂　羊鹿牛權設　初中後善揚
誰知火宅內　元是法中王

祖曰汝今後方可名爲念經僧也師從此領玄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者壽州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師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

自性具三身　發明成四智　不離見聞緣
超然登佛地　吾今爲汝說　諦信永無迷

莫學馳求者　終日說菩提

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耶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偈曰

大圓鏡智性清淨　平等性智心無病
妙觀察智見非功　成所作智同圓鏡
五八六七果因轉　但用名言無實性
若於轉處不留情　繁興永處那伽定

轉識為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

師禮謝以偈贊曰

三身元我體　四智本心明
身智融無礙　應物任隨形
起修皆妄動　守住匪真精
妙旨因師曉　終亡汚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者江西人也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為第六祖而忌能大師傳衣為天下所聞然祖是菩薩預知其事即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

邪邪劒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甦求哀悔過即願出家祖遂與金云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終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晩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也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卻言無常善

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徧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眞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眞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眞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

破彼偏見而顯說眞常眞我眞淨汝今依言背義以
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
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
　因守無常心　佛演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
　猶春池執礫　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見前
　非師相授與　我亦無所得
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
性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
近往洪州建昌縣白峯山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
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謁和尚伏
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似於吾與汝
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中
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
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
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
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眞知無有靑黃長短
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
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
尚誨示令無疑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

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

不見一法存無見　大似浮雲遮日面
不知一法守空知　還如太虛生閃電
此之知見瞥然興　錯認何曾解方便
汝當一念自知非　自己靈光常顯見

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

無端起知解　著相求菩提
情存一念悟　寧越昔時迷
自性覺源體　隨照枉遷流
不入祖師室　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參六祖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即永歸寂

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即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眞樂刹那無有生相刹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

無上大涅槃　圓明常寂照　凡愚謂之死
外道執爲斷　諸求二乘人　目以爲無作
盡屬情所計　六十二見本　妄立虛假名
何爲眞實義　唯有過量人　通達無取捨
以知五蘊法　及以蘊中我　外現衆色象
一一音聲相　平等如夢幻　不起凡聖見
不作涅槃解　二邊三際斷　常應諸根用
而不起用想　分別一切法　不起分別想

劫火燒海底　風鼓山相擊　眞常寂滅樂
涅槃相如是　吾今彊言說　令汝捨邪見
汝勿隨言解　許汝知少分

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廣州法性寺印宗和尚者吳郡人也姓印氏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唐咸亨元年抵京師敕居大敬愛寺固辭往蘄春謁忍大師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能大師始悟玄理以能爲傳法師又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心要集盛行于世先天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終于會稽山妙喜寺壽八十有七會稽王師乾立塔銘焉

吉州靑原山行思禪師本州安城人也姓劉氏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後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卽留鎭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

住吉州青原山靜居寺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即南嶽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為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第一座曰汝有師兄行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師問曰子何方而來遷曰曹谿來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恁麼用去曹谿作什麼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問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

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什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卻不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來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且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什麼處來曰曹谿來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希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迴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讓

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讓便休遷迴至靜居師問曰子去未久送書達否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擧前話了卻云發時蒙和尚許箇鉏斧子便請取師垂一足遷禮拜尋辭往南嶽（玄沙云大小石頭和尚被讓師推倒至今起不得）荷澤神會來參師問曰什麼處來會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已師曰猶滯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眞金與人否師曰設有與汝向什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只如玄沙道果然是眞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密開元

二十八年庚辰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眞之塔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年十五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受具之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處時同學坦然知師志高邁勸師同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詣曹谿參六祖祖問什麼處來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恁麼來曰說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曰修證卽不無汙染卽不得祖曰只此不汙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旣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

羅識。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並在汝心。不須速說。師豁然契會。執侍左右一十五載。唐先天二年始往衡嶽。居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即馬祖大師也）住傳法院。常日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什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塼。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塼作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塼豈得成鏡耶。師曰。磨塼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耶。一曰。如何即是。師曰。如牛駕車。車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師又曰。汝為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曰。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

心地含諸種　遇澤悉皆萌　三昧華無相
何壞復何成

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師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云。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

一路二一人得吾眼善顧眄（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鏡明向什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曰只如像成後爲什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師遣一僧去云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迴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闕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勅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溫州永嘉玄覺禪師者永嘉人也姓戴氏丱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攜瓶繞祖三帀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

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参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策公乃留師翌日下山迴温江學者輻湊號眞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盛行于世

慕道志儀第一

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則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

戒憍奢意第二

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

淨修三業第三

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

奢摩他頌第四

已檢責身口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

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簡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
毗婆舍那頌第五
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
毗婆舍那頌也
優畢叉頌第六
偏修於定定久則沉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
明優畢叉頌等於定慧令不沉動使定慧均等捨於
二邊
三乘漸次第七
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

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
漸次也
事理不二第八
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
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眞用祛倒見也
勸友人書第九
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
明勸友人書也
發願文第十
勸友人雖是悲他事心在二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

發願文誓度一切

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誡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

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眞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淸三智一心般若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脫之應隨機非縱非橫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即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

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空非不空

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毀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內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絕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

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

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

第五誡其踈怠者然渡海應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何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

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即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即念即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

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即墮是非有非無即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即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

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則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旨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耶

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辭重標觀體欲明宗旨

無異言觀有逐方移方移則言理無差無差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即理無差之理即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亂耳

第廿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寰中矣

師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卜十一月十三日塔于西山之陽勑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皇朝淳化中太宗皇帝詔本州重修龕塔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采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為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

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光庭作禮信受既迴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即勑光庭詔師十二月十三日到京敎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内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答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虚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虚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

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卻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見諸相非相即悟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悟道曰今請禪師於道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公聞語失色逡巡避席

師有偈曰

四大無主復如水　遇曲逢直無彼此
淨穢兩處不生心　壅決何曾有二意
觸境但似水無心　在世縱橫有何事

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即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又有志明禪師者問曰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云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之解與道懸殊即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志明杜口而退師又有偈曰

見聞覺知無障礙　聲香味觸常三昧
如鳥空中只麼飛　無取無捨無憎愛
若會應處本無心　始得名爲觀自在

又有眞禪師者問云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異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即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總是假名一假之中何分二問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

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即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即悟本空強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

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

見道方修道　不見復何修　道性如虚空
虛空何所修　徧觀修道者　撥火覓浮漚
但看弄傀儡　線斷一時休

又有法空禪師者問曰佛之與道倶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強修道本無作大德強作道本無事強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強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

師又有偈曰

道體本無修　不修自合道　若起修道心
此人不會道　棄却一眞性　却入鬧浩浩
忽逢修道人　第一莫向道

又有安禪師者問曰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眞師曰爲有妄故將眞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眞亦何曾有故故知眞妄總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本一切皆空

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眞眞妄無殊復是何物師
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
斷如鳥飛空安公懃伏不知所措師又有偈曰

推眞眞無相　窮妄妄無形　返觀推窮心
知心亦假名　會道亦如此　到頭亦只寧

又有達性禪師者問曰禪是至妙至微眞妄雙泯佛
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
此解時不可斷絶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
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
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又有

偈曰

善既從心生　惡豈離心有　善惡是外緣
於心實不有　捨惡送何處　取善令誰守
傷嗟二見人　攀緣兩頭走　若悟本無心
始悔從前咎

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
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
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無來往無所師曰
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又有偈曰

視生如在夢　夢裏實是閙　忽覺萬事休

還同睡時悟　智者會悟夢　迷人信夢鬧
會夢如兩般　一悟無別悟　富貴與貧賤
更亦無別路

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勅謚大曉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出家遊方屆于河朔有智隍禪師者曾謁黃梅五祖庵居二十年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眞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旣不見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未息疑情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曹谿令韜禪師者吉州人也姓張氏依六祖出家未嘗離左右祖歸寂遂爲衣塔主唐開元四年玄宗聆

其德風詔令赴闕師辭疾不起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取傳法衣入内供養仍勅師隨衣入朝師亦以疾辭終于本山壽九十五勅諡大曉禪師

西京光宅寺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門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勅中使孫朝進齎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勅令與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第三問語亦同前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

僧問仰山曰長耳三藏第三度為什麼不見國師仰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舉前語問玄沙玄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若見後來為什麼不見且道利害在什麼處僧問趙州曰長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什麼處趙州云在三藏鼻孔裏僧問玄沙既在鼻孔裏為什麼不見玄沙云只為太近

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皆應諾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

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玄沙云却是侍者
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
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
商量玄覺徵問僧什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
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
去便見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法眼
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為復明國師
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
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南泉到參師問什麼處來對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真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南泉便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尚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者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為當扶面前扶背後

麻谷到參繞禪牀三帀於師前振錫而立師曰既如是何用更見貧道麻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師每示眾云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蟲夫為人師者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有

僧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眾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問作麼生得相應去師云善惡不思自見佛性問若為得證法身師曰越毘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問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問坐禪看靜此復若為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

淨相又問禪師見十方虚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即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耶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南陽張濆行者問伏承和尚道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濆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

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什麼曰如是師曰是什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什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肅宗問師得何法師曰陛下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又曰

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又問師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虚空麽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然惺惺歷歷直然歷歷已後莫受人謾師與紫璘供奉論議既陞座供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供奉曰是什麽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什麽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麽供奉無對

又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虚底來曰虚底不可得師曰虚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麽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耽源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作麽生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箇護身符子作麽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麽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卻知此事大曆十年十二月九日右脇長往弟子奉靈儀於黨子谷建塔敕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

入内舉問前語眞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眞述偈
曰

湘之南　潭之北　中有黃金充一國
無影樹下合同船　瑠璃殿上無知識

應眞後住耽源山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以杖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中却歸曹谿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宗旨沈廢於荊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乃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　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五月十三日中夜奄然而化俗壽七十五二年遷塔於洛京龍門敕於塔

所置寶應寺大曆五年賜號眞宗般若傳法之堂七
年又賜般若大師之塔
有僧舉臥輪禪師偈云
臥輪有伎倆　能斷百思想　對境心不起
菩提日日長
六祖大師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
繫縛因示一偈曰
慧能沒伎倆　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
菩提作麼長　此二偈諸方多舉故附於卷未臥輪者非名即住處也

景德傳燈錄卷第五

校訛

第九紙第四行　兀北藏悞作元從南藏改正

音釋

堀渠勿切　匾檐匾悲典切檐都濫切　婺亡遇切地名　瑫他刀切　宦胡慣切任也　窶郡羽切貧無禮也　麓盧谷切山足也　揑塑揑倪結切塑蘇故切揑塑揑土容也　攕即涉切短擢也　鞫居六切　瑊古咸切　煨燼煨烏回切燼徐刃切煨燼火餘也　犛莫交切長氂牛也　甦孫租切死而更生也　確克角切堅也　髫田聊切童子垂髮也　馺部合切過樂也　鈯陀骨切鈍也　蹋徒合切踐也　醍醐醍田黎切醐洪孤切醍醐酥之精液也　睥匹詣切視也　胤羊進切　偎烏回切倚也　傀儡傀苦猥切儡魯猥切傀儡木偶戲也　蠢尺尹切蟲動也　濆符分切　眨側合切目動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第五卷計字乙萬四千四百三
十箇該銀七兩五錢
安城沙門可震對吳門徐普書上元徐存禮刻
萬曆乙巳孟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宋沙門道原纂

南嶽懷讓禪師法嗣

第一世九人 一人見錄

江西道一禪師 姓馬時謂馬祖

南嶽常浩禪師　智達禪師
坦然禪師　潮州神照禪師
揚州大明寺嚴峻禪師　新羅國本如禪師
玄晟禪師　東霧山法空禪師

已上八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第二世三十七人 馬祖法嗣一十四人見錄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

已上二十三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懷讓禪師第一世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人也姓馬氏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傳法院遇讓和尚同參九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為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姪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顆米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能和尚謂讓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出一馬駒蹋殺天下人厥後江西法嗣布於天下時號馬祖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於開元精舍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躬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又云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心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

如是於心所生即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若了此心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

心地隨時說　菩提亦只寧　事理俱無礙
當生即不生

僧問和尚爲什麼說即心即佛師云爲止小兒啼僧云啼止時如何師云非心非佛僧云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云向伊道不是物僧云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云且教伊體會大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云即今是什麼意龐居士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云這裏無水亦無舟說什麼筋骨

一日師上堂良久百丈收卻面前席師便下堂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云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百丈竪起拂子師云只這箇爲當別有百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云我早不合道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乃云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有小師行腳迴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禮拜了立師云汝莫欲作佛否云某甲不解捏目師云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云什麼處去對云石頭去師云石頭路滑對云竿木隨身逢場作

戲便失纔到石頭即繞禪牀一帀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云蒼天蒼天隱峯無語却迴舉似於師師云汝更去見他道蒼天汝便噓噓隱峯又去石頭一依前問是何宗旨石頭乃噓噓隱峯又無語歸來師云向汝道石頭路滑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長下三短問云不得道一長三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云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有一講僧來問云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云座主傳持何法彼云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云莫是師子兒否云不敢師作噓噓聲彼云此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彼云此亦是法師云是什麼法云師子在窟法師云不出不入是什麼法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云座主彼即迴首師云是什麼亦無對師云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云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處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言訖而迴至二月四日果有微疾沐浴訖跏趺入滅元和中追謚大寂禪師塔

曰大莊嚴今海昏縣影堂存焉（高僧傳二六 大覺禪師）

懷讓禪師第二世馬祖法嗣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者建州人也姓朱氏依越州大雲寺道智和尚受業初至江西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什麽我這裏一物也無求什麽佛法師遂禮拜問曰阿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向外求覓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年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被法門師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云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迭相推識結契來越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者因馬祖示出也）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故不勞汝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廣語出別卷）

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即沒交涉）良久其僧又問師說何法

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卻問曰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般若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耶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卻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什麼卻迷僧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卻未識如來其僧再禮拜願垂開示

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卻曰是是經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卻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對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即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僧曰如禪師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有行者問卽心卽佛那箇是佛師云汝疑那箇不是

佛指出看無對師云達則徧境是不悟永乖踈有律
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卻是座主家多
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
紙墨文字者俱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
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法明曰禪師落空否師
曰不落空曰何卻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
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法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
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用名言法明作色
問曰何處是錯師曰律師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
曰請禪師指出法明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

耶律師雖省過而心猶憤然（具梵語薩婆曷剌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略梵語也）又問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
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齩人經律
論是自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
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
勝妙顏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陀羅尼集法明禮謝讚
歎而退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
三藏曰禪師錯也師卻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
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迴三
毒為三聚淨戒迴六識為六神通迴煩惱作菩提迴

無明爲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
三藏曰若爾者真如即有變易師曰若執真如有變
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
不變易如何即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
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
如變便作變解聞說不變便作不變解三藏曰故知
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有法過自然否師曰
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否師
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師曰
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

邪物從心爲正有源律師來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
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即眠曰
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
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
般計校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有韞光大德問禪師
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即是無生
法無離生法說有無生祖師云當生即不生曰不見
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
見即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即是性故名識性了即是
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

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黄華無非般若黄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即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録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横自在無非是法大德又問太虚能生靈智否眞心縁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懐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説師曰太虚不生靈智眞心不縁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爭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沈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倶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大德曰若如是應畢竟無所有師曰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大德踊躍禮謝而去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一日謂衆曰你爲我開田我爲汝説大義僧衆開田竟師晩間上堂僧問開田已

竟請師說大義師下禪牀行三步展手兩畔以目視天地云大義田即今存矣有老宿見日影透窻問師日爲復窻就日日就窻師曰長老房内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曰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南泉曰有師曰作麼生是不說似人底法泉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麼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即恁麼師曰師伯作麼生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師曰某甲不會請師伯說曰我太殺爲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命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云頭陀師擧頭官人卻指驢師卻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西來祖師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師便近前祖打一摑云六耳不同謀來日來師至來日猶入法堂云請和尚道祖云且去待老漢上堂時出來與汝證明師乃悟云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帀便去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南泉問歸宗云適來見虎似箇什麼宗云似箇猫兒宗卻問師師云似箇狗子宗又問南泉泉云我見是箇大蟲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云

景德傳燈錄卷六

生師云無生南泉云無生猶是末南泉行數歩師召云長老長老南泉迴頭云怎麼師云莫道是末一日普請擇蕨菜南泉拈起一莖云這箇大好供養師云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南泉云雖然如此箇箇須嘗他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云舉世無相似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馬祖法堂後坐禪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定見是和尚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師有時云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有僧問先曹山承古人有言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喚作什麼病曹云攢簇不得底病云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曹云人人盡有云人人盡有和尚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正覺起處不得云一切衆生爲什麼不病曹云衆生若病即非衆生云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曹云有云既有爲什麼不病曹云爲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云好箇阿師莫容易僧云畢竟如何師云安置即不堪又僧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云涅槃後有僧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師云不洗面僧云學人不會師云無面得洗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羣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迎之藏問和尚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和尚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是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即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藏當時毀棄弓箭自以刀截髮投祖出家一日在廚作務次祖問曰作什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迴入草去便把鼻孔拽來祖曰子眞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如三平和尚章述之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西堂云捉得師云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云作麼生恁麼捉虛空堂卻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西堂作忍痛聲云太殺拽人鼻孔直得脫去師云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僧參次師云適來底什麼處去也有僧云在師云在什麼處其僧彈指一聲僧到禮拜師云還將那箇來否僧云將得來師云在什麼處僧彈指三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云用免作什麼僧云如何免得師云這底不生死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者廬江人也姓何氏幼隨父守官泉州南安縣因而出家唐天寶初馬祖闡化建陽居佛迹巖師往謁之尋遷於南康龔公山師亦隨之貞元四年二月初馬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洛陽迴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絶峯巒秀異因詢鄉人云是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有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始念先師之言乃懸記耳遂翦茆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云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僧云如何出離師云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云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于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于頔頔應諾師云更莫別求（有僧舉似藥山藥山云縛殺這漢也僧云和尚如何藥山亦喚云某甲僧應諾藥山云是什麼）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參百丈迴禮覲師云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金藏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壽八十有三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伏承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胷開示之亮便禮拜師

云莫禮莫禮亮云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云汝
禮光師眞亮云因什麼教某甲莫禮師云何曾錯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
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
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虚空常在無心處有
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淸
淨眞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
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
法説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
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爲

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虚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
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
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
自然無法説帝聞大悦益重禪宗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云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
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便下堂有僧問一言
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卽向汝道洞
山來參方上法堂師云已相看了也洞山便下去至
明日卻上問云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什麼處是
與某甲已相看處師云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洞

山云幾放過洞山辭去師云多學佛法廣作利益洞
山云多學佛法即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云一物
莫違即是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不可道你是也
沂州鄽村自滿禪師上堂云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
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罔措在時有僧問
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云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
云將謂老僧落伊古今僧云如何即是師云魚騰碧
漢階級難飛僧云如何即得免茲過咎師云若是龍
形誰論高下其僧禮拜師云苦哉屈哉誰人似我師
一日謂衆曰除卻日明夜暗更說什麼即得珍重時

有僧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云喧天動地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仰山初領新戒到謝戒師見來
於禪牀上拍手云和和仰山即東邊立又西邊立又
於中心立然後謝戒了卻退後立師云什麼處得此
三昧仰云於曹谿脫印子學來師云汝道曹谿用此
三昧接什麼人仰云接一宿覺用此三昧仰云和尚
什麼處得此三昧來師云某甲於馬大師處學此三
昧問如何得見性師云譬如有屋屋有六窻內有一
獼猴東邊喚山山山應如是六窻俱喚俱應仰山
禮謝起云所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只如

内獼猴困睡外獼猴欲與相見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云山山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喚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這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什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什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丱歳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一夕三上隨侍馬祖翫月次祖曰正恁麼時如何西堂云正好供養師云正好修行南泉拂袖便去祖云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馬祖上堂大衆雲集方陞座良久師乃卷卻面前禮拜席祖便下堂師再參馬祖祖見師來取禪牀角頭拂子豎起師云卽此用離此用祖掛拂子於舊處師良久祖云你已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遂取拂子豎起祖云卽此用離此用師掛拂子於舊處祖便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之百丈旣處之未朞月參玄之賓四方麏至卽有潙山黃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

不是小事老僧昔再參馬祖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眼暗時黃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蘗云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作一日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云明日來一時埋卻師上堂云併卻咽喉脣吻速道將來溈山云某甲不道請和尚道師云不辭與汝道久後喪我兒孫五峯云和尚亦須併卻師云無人處斫額望汝雲巖云某甲有道

處請和尚舉師云併卻咽喉脣吻速道將來雲巖曰師今有也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云某甲去得師云汝作麼生傳語五峯云待見西堂卽道師云道什麼五峯云卻來說似和尚師與溈山作務次師問有火也無溈山云有師云在什麼處溈山把一枝木吹三兩氣過與師師云如蟲蝕木問如何是佛師云汝是阿誰僧云某甲師云汝識某甲否僧云分明箇師乃擧起拂子云汝還見麼僧云見師乃不語因普請钁地次忽有一僧聞飯鼓鳴擧起钁頭大笑便歸師云俊哉此是觀

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什麼道理便恁麼對云適來只聞鼓聲動歸喫飯去來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怨離經一字如同魔說如何師云固守動靜三世佛怨此外別求即同魔說因僧問西堂云有問有答不問不答時如何西堂云怕爛却作麼師聞舉乃云從來疑這箇老兄僧云請和尚道師云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云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驅驅爲阿誰師云有一人要巖云因什麼不教伊自作師云他無家活僧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

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開日出相似俱歇一切攀緣貪瞋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但不被一切善惡垢淨有爲世間福智拘繫即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總盡不被繫縛處心自在名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一切諸法本不自空不自言

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起若干種知見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解平等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若遇種種苦樂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為世法之所滯心雖親受苦樂不干于懷麤食接命補衣禦寒暑兀兀如愚如聾相似稍有親分於生死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於理無益却被解境風漂却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取於無求復同於有求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為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他時還與無縛身同利物以無縛心應一切心以無縛慧解一切縛亦能應病與藥僧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答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未得一切解脫問云何是心解脫答不求佛不求知解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為是亦不住盡處亦不畏地獄縛不愛天堂樂一切法不拘如名為解脫無礙即身心及一切皆名

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善將為便了有恒沙無漏戒
定慧門都未涉一毫在努力猛作早與摸索耳聾眼
暗頭白面皺老苦及身眼中流淚心中慞惶未有去
處到恁麼時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多聞都不
相救為心眼未開唯緣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
道一生所有惡業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現
前盡見嚴好舍宅舟船車轝光明顯赫為縱自心貪
愛所見悉變為好境隨所見重處受生都無自由分
龍畜良賤亦總未定問如何得自由答如今對五欲
八風情無取捨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

如木石亦如香象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
獄所不能攝也又如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
自己但是一切言教只明如今覺性自己俱不被一
切有無諸法境轉是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境法是
金剛即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得縱令誦得十
二韋陀經只成增上慢却是謗佛不是修行讀經看
教若准世間是好善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
人十地之人脫不去流入生死河但不用求覓知解
語義句知解屬貪貪變成病只如今但離一切有無
諸法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

不解語只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轉不得自由是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載去如賊使貫不如於理先立後有福智臨時作得捉土爲金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山爲微塵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師有時說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迴首師云是什麽（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壽九十五長慶元年敕諡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禪門規式

百丈大智禪師以禪宗肇自少室至曹谿以來多居律寺雖別院然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故常爾介懷乃曰祖之道欲誕布化元冀來際不泯者豈當與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耶（舊梵語阿含新云阿笈摩即小乘教也）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哉師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於制範務其宜也於是創意別立禪居凡具道眼有可尊之德者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須菩提等之謂也既爲化主即處于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爲尊也所裒學衆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設長連牀施椸架掛搭道具臥必斜枕牀脣右脅吉祥

睡者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除入室請益任學者勤怠或上或下不拘常準其闔院大衆朝參夕聚長老上堂陞坐主事徒衆鴈立側聆賓主問醻激揚宗要者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者務于節儉表法食雙運也行普請法上下均力也置十務謂之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主飯者目爲飯頭主菜者目爲菜頭他皆倣此）或有假號竊形混于清衆并別致喧撓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衆也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衆燒衣鉢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詳此一條制有四益一不污清衆生恭信故（三業不善不可共住準律合用梵壇法治之者當驅出院清衆既安恭信生矣）二不毀僧形循佛制故（隨宜懲罰得留法服後必悔之）三不擾公門省獄訟故四不洩于外護宗綱故（四來同居聖凡孰辨且如來應世尚有六羣之黨況今像末豈得全無但見一僧有過便雷例譏誚殊不知以輕衆壞法其損甚大今禪門若稍無妨害者宜依百丈叢林格式量事區分且立法防姦不爲賢士然寧可有格而無犯不可有犯而無教惟百丈禪師護法之益其大矣哉）禪門獨行由百丈之始今略敘大要徧示後代學者令不忘本也其諸軌度山門備焉

景德傳燈錄卷第六

音釋

晟時正切㴒歷德切犟居味切酈郎狄切地名也鎬胡老切姥莫補切
邡敷房切鼓五巧切摑古獲切批打也蕨居月切菜名攢簇攢徂官切簇千
木切攢簇聚也弋獵弋與職切繳射曰弋獵力涉切逐禽也拽羊結切拖幀亭歷
切睫卽涉切目旁毛也麏拘云切鹿屬吻武粉切口脣邊也钁厥縛切大鉏也
轝羊諸切車也裒蒲侯切聚也椸余之切衣架也醻是周切答也洩私列切漏
也

丹陽居士賀學禮施貲刻此
景德傳燈錄第六卷　計字九千零四十箇
該銀四兩七錢
歙縣沙彌海潮對　吳門徐普書　建陽鄒大成刻
萬曆乙巳孟冬月徑山寂照庵識

